

万物有灵

家有旺财

林志贞

其实,我家在养狗这件事上,已经“歇业”很多年了。

记忆里的第一次养狗,是我五六岁时。小狗刚被抱来时,毛茸茸一团,摇头摆尾跟在人的脚边,好似滚动的线团。老屋的大门与堂屋都是有门槛的,小狗腿短跳不上去,每次都急得哼唧唧转着圈跳脚。它看到生人会“汪汪汪”地宣示主权,只是那奶声奶气的声音让人感受不到一丝凶猛,反倒让人逗弄它一番。我没有玩具,就经常抱着它,一人一狗蹲在屋檐下看来往车辆。看累了,我就和它讲话,然后亲它,它眨巴着乌溜溜的眼睛,“嘤嘤呜呜”地小声叫着以示高兴。

慢慢地,它越来越大,腿也长了,门槛再也不是障碍,跑起来呼呼生风,毛发光滑紧实。幼时那呜咽式的叫声不复存在,生人靠近,它的吼声中气十足。

门口来往车辆那么多,它只对拖拉机情有独钟。每次,拖拉机还在老远的地方,它就开始兴奋,竖耳站在大门外,望着声音传来的方向,蜷着尾巴不时叫上几声,等“突突突”的声音近了,它愈加兴奋,小跑着迎上去然后追着跑,恨不得自己也会冒黑烟。拖拉机远去了,它还意犹未尽。好在经过门口的拖拉机多,它便一趟趟地迎来送往,乐此不疲。

后来有一天,它跑出去一夜未回,第二天早上回来了。那时,我和小伙伴正在灶台边玩游戏,它突然冲过来把我们几个都咬了。一时间哭声大起。那时农村也没狂犬疫苗,全靠偏方治病,妈妈每天给我们熬中药喝。

狗自然不能留了,看到它被五花大绑送走时,我很不忍心。曾经那么可爱那么柔软的一团呀,怎么一夜之间就性情大变?

再后来家里又养了一条狗,已经是很多年后了。因为毛色黄,它就被我们叫作小黄。看吧,我们起名总是那么随意。那时紧挨房子的那块地里,柑橘树开始挂果,秋后一颗颗黄澄澄地坠弯了树枝,引得每一个经过的人都免不了要多看几眼。物以稀为贵,当时橘类栽种在老家只是零星几户。怕被人偷,妈妈和姐姐又不能整夜守在地里,看守的希望也落在小黄的头上。小黄很尽责,亦步亦趋地跟着她们。下半夜她们从地里撤回来,它也前后脚跟着下班回家,堪称最守规矩的打工仔。可还是出了意外,一个雨夜,地里的柑橘被人席卷一空。其实小黄没有失职,夜里它叫了,奈何夜黑雨骤,妈妈和姐姐不敢出去查看。

我在镇里上中学,平时住校,周末回家。小别重逢,小黄激动坏了,它丢下家里那伤心二人组,老远冲过来,也不管爪子干不干净,就急哄哄地把前爪搭在了我肩上,力气大得我脚下差点站不稳。它在我衣服上蹭来蹭去,“呼哧呼哧”低吠着,尾巴左右抡动好似蒲扇。第二天我回校,它一路跟,我一路撵。我走出老远,一回头,那货依然不远不近地跟在我身后。

那时有小偷专偷人家的鸡鸭,胆子大的还会朝圈里的猪下手,倒是没听说过有狗被偷。所以,我倒不担心这货会被人惦记上,就是担心它跟路上来往车辆撞上。好在每一个周六的下午,它都全须全爪地守在村口等我现身,然后冲过来,糊我一身唾液。

我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,狗狗如果有名有姓的话,那么它下辈子就可以投胎为人。可我们之前都不知道,从来都是以它们的毛色来起名,小黑、小白、小黄这么唤着,属于有名无姓。我不由得愧疚。

好在,我在网上问了一圈,结果很多家有旺财的博主也不知道有此说法,这又让我心里平衡了不少。

凡人世界

不爱吃零食的父亲

汪志勇

以前有邻居评价我父亲:“老汪这人,不抽烟不喝酒,就喜欢下个象棋,半点别的爱好都没有。”每每想起这句话,我心里总泛起一阵酸涩。旁人只看到他日子过得寡淡,却不懂这份无趣背后,是他对一家人倾尽所有的爱。

印象里,父亲生病前生活格外规律,一日三餐按时吃,除此之外,从不碰零食。家里买了点心糖果,他总推到我们兄弟面前,看着我们吃得香甜,就默默在一旁笑着,怎么劝都不肯尝一口。

小时候我总以为,父亲是真的不爱吃零食,不馋那些甜香。直到自己上了岁数,走过半生我才明白,哪有人会拒绝生活里的这点甜,父亲不是不想吃,是根

本舍不得吃,硬生生把自己的喜好全压在了心底。

父亲是长子,长兄如父,他工作后就扛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。姑姑下放到农村,日子艰难,父亲每月发了工资,总要省出一部分接济妹妹,自己留的生活费少得可怜。他只能省了又省,一分钱掰成两半花,半点多余开销都不敢有。

那时我们一家四口,日子过得紧巴巴。母亲没有工作,家里也没田地,全家生计全靠父亲一人撑着。柴米油盐、衣食住行,样样都要精打细算,我至今记得,连我们的学费,都要凑很久才能交上。这般捉襟见肘的日子,父亲哪有闲钱买零食,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。

常年的节俭,慢慢熬成了刻

在骨子里的习惯。只有夏天厂里发西瓜,才是父亲一年中吃水果最多的时候,可他要把最甜的瓜心切给我们,自己吃着边角就觉得心满意足。

父亲一生没做过轰轰烈烈的事,也没说过一句煽情的话。他的爱,全藏在日复一日的勤俭里,用自己的隐忍,换一家人的温饱,把所有甜都留给妻儿,所有苦都自己咽下去,一辈子省吃俭用,一辈子为家操劳,从没为自己活过一天。

如今再想起父亲那句轻描淡写的“我不爱吃”,我才懂这是最沉默也最沉重的父爱。那个不爱吃零食的父亲,用一生的克制,教会我什么是责任与担当,这份藏在柴米油盐里的深情,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



翩翩

张成林 摄

城市笔记

“冷板凳”岁月

金晓慧

来到现在这家单位前,我曾入职过一家互联网公司。那是互联网经济腾飞的年代,那时调侃“站在风口上,猪都能飞起来”并不夸张,市场竞争激烈。相应地,创业奇迹频现,发展机遇遍地,跳槽实属平常。

当时所在的部门经历上级出走、骨干跟随、临时换血后,我被安排到了一个完全不接触互联网业务的部门。我的性格偏于安稳,本来想着做好分内事,但无故遭到新部门主管和同事的排斥。回想起来,那段时间多少有些虐心,周遭有一种说不出的怪异气氛。上班成了一种煎熬,早上到办公室,我坐在椅子上,感觉就像坐在冷板凳上一样,坚硬、冰冷,只有每天傍晚,窗外落日那抹橘色的暖意让我感到些许释然。等到部门换了新主管,日子已经过去很久了。后来,那家公司成为我工作生涯里的前东家。

朋友向我诉说她在工作中受到的委屈:借调出去工作,回

到原单位环境变得生疏,人际关系变得冷淡。职场一向现实,人来人往,大家因为打工相遇,没有工作这层联系,再热络的交情都会冷却。我不禁想起自己在互联网公司的经历,其实人生的“冷板凳”无处不在,没有人可以逃脱,一个人往往要坐上很多次“冷板凳”。

“如果你真的想走这条求知之路,你要做好准备,起码还要坐上十年‘冷板凳’。”高大的梧桐掩映着校园,就在这葱茏的绿意里,每次下课后我都和一位专业课老师探讨学习疑惑、理论观点。在一次说到求学深造时,我得到如是答复。那时,我很想继续求学,渴盼成为老师这样的女性。这位老师一路深造到博士后,举止文雅,谈吐知性,尤其是在课堂上引经据典,把思想理论讲得生动自然。我决定努力靠近梦想,一有空就跑去图书馆学习,一坐就是半天。那段时光弥足珍贵,坐在“冷板凳”上我乐在其中。只是,我没有在这“冷板

凳”上坐太久,由于种种原因,我终究没有走上那条路,没有成为老师那样的人。

小时候,我在乡镇小学上学,坐的真是冷板凳,那种方正的刷着绿漆的靠背椅子。那时的我笨拙、胆怯、内向,窝在那一方小小的冷板凳上,无法预料未来的年月。现在想来,我倒是很怀念年少的那张冷板凳,坐上一整天,不觉厌倦,没有反感,眼睛里充满了对未来每一个日子的希望。

冷板凳不像沙发、躺椅让人放松惬意,但是人生时有坐“冷板凳”的时期,就像生活不可能一直在舒适区,既然避无可避,不如借此提升自我。当下,我也还是坐在“冷板凳”上,有时写稿,有时考证,有时赶工,发表文章、考取证书、完成工作,多少带给我一些欣喜和踏实。至于一时让人感到难熬的“冷板凳”时期,总会翻篇,相信时光会眷顾每一颗默默付出努力的心。